



程秀山 王吾增 著

草原风暴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草原风暴

程秀山、王吾增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0·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是一个描写平昔青海藏族地区反动上层分子武装叛乱的电影文学剧本。

牧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牧民们高高兴兴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迎着新的幸福的生活。但是一小撮反动农奴主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却极端仇视这一切，他们和蒋匪特务勾结起来阴谋破坏，假埋经石，欺骗群众。这个诡计被拆穿以后，他们又阴谋暗杀干部和积极分子，全面发动武装叛乱。他们把积极分子治安代表才仁错劫往寺院，严刑拷打，逼问情况。才仁错坚持不屈，并且依靠下层喇嘛和党取得联系。反革命分子见阴谋已暴露，一不做，二不休，掀起了武装叛乱。但广大藏民群众是拥护党和政府的，帮助政府迅速平定了叛乱。反革命分子螳臂挡车的幻想粉碎了，草原上飘扬起了人民公社的红旗。

草 原 风 暴

程秀山、王吾增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各版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公厘1/32·印张 $2\frac{3}{4}$ ·字数：50,000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1·222 印数：1-22,100册

定价：0.26元

春天。

旭日东升，絢爛的霞光洒滿了嫩綠的草原。在那黑色的牛毛帳篷群的周圍，布滿了牛羊群。湛藍的天空飛翔着雄鷹，遠方山坡上傳來牧者昂揚而優美的歌聲。

牛圈里，一头小牦牛誕生了。它用力直起四條軟弱的腿站起身來，用驚異的眼光看着這個陌生的世界。母牛不安地望着圍觀的人群，伸過舌頭舐着小牛。

圍觀的人群發出一陣哄笑和贊嘆聲：“多大的個兒！”
“你瞧它那四條腿！”

有人高聲說道：“社主任！好福氣啊！咱們牧業社剛成立不幾天就添了一頭小牛！”

社主任兼黨支部書記尕布藏，三十多歲，紫膛色臉龐，濃眉大眼，身穿一件鑲有豹皮邊子的老羊皮袍，個子高大，顯得異常魁梧。他笑得嘴都合不攏來，向大家說：“同志們，這是咱們社的第一頭小牛，以後牛羊興旺，喜事還多着呢！”眾人又笑起來。

一個小女孩往人群里擠着，她搖撼着尕布藏着急地

喊：“阿爸！阿爸！让我看看！”

尔布藏轉身抱起女儿，让她看小牛。女儿忽然又朝一边高兴地喊起来：“阿媽！阿媽！”

尔布藏的妻子才仁錯（牧业社的生产小組长和州治安代表）正在忙着照顾母牛和新生的小牛，听見女儿的叫唤，轉过臉来，慈爱地：“小卓瑪，下来，別纏着爸爸；該上学去了。”

尔布藏对大家說：“好了，大伙儿干活去吧！”把小卓瑪放下来，替她理了理破了的羊皮书包：“上学去吧！”

这时，县人委畜牧科王科长和扎西赶着驮着木料的牦牛群走来，扎西喊着：“社主任，木料驮回来了。”

尔布藏迎上前去：“王科长，辛苦啦！”

王科长笑着說：“尔布藏，有了木料，定居的房子馬上就可以动工了。牧业社的旗子也做好了，扎西！扎西！……”

他回头一看，扎西在不远的地方正从身上掏出一封信和一些人民币递给一个背着水桶的妇女：“秀什吉，这是你爱人捎来的……”又轉向她身旁的一个老头：“瞧，然洛，你这儿子真不錯呀！”

秀什吉高兴地接过信和錢，轉手递给然洛。汉族女干部周医生背着医包走过来，对然洛說：“然洛老爹，秀什吉身子不方便，別再叫她干重活了。累坏了，南加可不答应啊！”

然洛点点头就去接水桶：“我就去。”

秀什吉羞澀地：“周医生，你又来了！还是快去看看你爱人吧！”說着，笑向正走过来的王科长一指。

王科长走过来说：“扎西，把旗子拿来。”

扎西拿出一面紅旗，抖开来，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标志着：“紅星牧业生产合作社”。

尕布藏接过旗子：“好哇！”走向一頂大帳篷前的旗杆下，把旗子升起来。

鮮艳的紅旗在朝阳下飘舞。

人們欢呼着，用崇敬而充滿希望的眼光仰望紅旗。

尕布藏无限激动地说：“有了这面紅旗，咱們牧民走上幸福大道啦！”

王科长：“是啊！这是毛主席指引我們走的幸福大道。”意味深长地：“不过，尕布藏，还得提高警惕，会有人反对它啊！……”

“牧业社，晃鬼！”一个肥胖的人躺在炕上低声地切齿咒罵着。这是多尔吉，他肥头大脑，光头的后脑勺上留着一小撮辮子，盘在脑壳上。身穿紫紅色水獭皮緞袍，腰系一根粉紅緞腰带，渾身的橫肉，挺着凸出的大肚子。他是黃仁泽刚一带最大的千戶，也是龙茵寺的囊索（董事長之类的职位），現在还是泽刚县的县长。他躺在炕上呼呼大睡，片刻后睜开蒙眬的眼睛，端碗喝茶，見碗里空空的，便喊：“夏毛！”

沒有回答……

一个手提一双破靴子的藏族姑娘，虽然身穿异常破烂不堪的老羊皮袄，但有着一副年轻漂亮的容颜。她就是多尔吉的牧工夏毛。她在一边看着正在愉快地劳动着的社员们。才仁错扭过身来笑着对她说：“夏毛！你看牧业社好吗？”

夏毛点了点头：“很……好，……我来借用一下你的针线缝缝靴子……”

才仁错：“多尔吉让你出来吗？”

夏毛沒有回答。

扎西赶着牛群走了过来，夏毛把头低得更深了。牛群杂乱的蹄子从她眼前走过……

走着的牛蹄化为一群拦在圈里的牛群，这是在多尔吉的牛圈里。太阳老高了，还没有人放，一头头的牦牛想挣断攬绳冲出圈去。

一头牦牛卧倒在泥糊糊的圈里。多尔吉喊着夏毛的名字走到牛圈边，着急地看着那头牛，既嫌脏又怕动，但又心疼，只好硬着头皮笨手笨脚地去解攬绳，弄得满手是湿糊糊的牛粪；心慌意乱地稍不注意，叫牛踢了一蹄子。他啊的一声向后倒下，喊着：“来人！来人！”

正好多尔吉手下的小官人托巴走了过来，忙扶起多尔吉。

多尔吉凶恶地：“人都到哪儿去了？”

托巴慌乱而惧怕地：“大……大千户……牧业社正式成立啦，……尕布藏把红旗……升……升起来了，……夏毛也……也去看去了……”

多尔吉凶狠地：“什么？混蛋！”说着狠狠揍了托巴一记耳光。

托巴呆若木鸡，脸上留下了几条牛粪印子。

三

“哈哈哈哈……”

尕布藏的帐篷里一阵笑声，原来是小卓玛出了个洋相，把大伙逗笑了。尕布藏把才仁错捞出的大块熟羊肉递给王科长和周医生以及夏毛。大伙一边吃一边喝着奶茶。

才仁错不由自主地哼起酒曲。

小卓玛把脸贴在才仁错的怀里，倾听着，调皮地把母亲手上的戒指卸下来戴在自己的手指上，笑着伸出手叫坐在对面的王科长看。王科长笑了笑。

帐篷外三三两两的牧民走来倾听酒曲。

歌声刚落，大伙鼓掌。

“咱们牧业社这一成立，再加油干它几年，日子好过了，再也不受别人的压迫剥削。”尕布藏说着望了望王科长，感激地说：“王科长，多亏你们帮助，要不然，我们这些过去当奴隶的人也能为自己劳动，真是做梦也梦不见的好事呀！为了庆祝我们牧业社的成立，我代表全体

社員，敬你一杯。”

夏毛听了，难过地低下了头。

扎西坐在帳篷門口：“社主任，要过更好的日子，就要搞建設呀，咱們把房子盖起来一定居，牧业組就可以上山，副業組也可以出去了，要不劳动力就顾不过来呀。”

早已坐在帳篷門口来听酒曲的然洛把头伸进帳篷里担心地說道：“王科长，尕布藏，盖房定居是好事，可是……請佛爷算过卦沒有，这土动得动不得，再說这是大千戶的草滩，人家同意嗎？”

“是啊，可別惹佛爷和大千戶生气呀……”中牧沙瑪才让說。

尕布藏从帳篷門口望了望对面山腰上青翠的林木中金碧輝煌的龙茵寺。

王科长笑了笑：“开头，多尔吉县长不同意，后来找了拉莫茸副州长，就一口答应了……”

四

龙茵寺的拉莫茸的会客室里，地板上鋪着鮮艳的地毯，摆設着华貴的沙发，玻璃茶几，墙上挂着佛幃，桌上摆着鍍金的銅佛。

拉莫茸坐在华貴的沙发上。多尔吉坐在他的对面。

拉莫茸，黃仁藏族地区宗教界中最大的活佛，也是藏族自治州的副州长，瘦高个子，光光的脑壳象骷髏一

样，两只眼窩深陷下去，眼睛老是半睜不睜的眯縫着，象是在修心。他身着杏黃綢緞的袈裟；小經堂里一切華貴的陳設，說明快五十歲的拉莫茸不是一個清心寡欲的宗教徒。他打開一封密信，把一張白紙放入茶水里，紙上立刻顯出幾行字。他看過後滿意地笑了。正在这時，面黃肌瘦的旦增喇嘛提着茶壺進來給他們侍候奶茶。

旦增倒好奶茶恭敬地退出屋外。

多爾吉用質問的口氣說：“拉莫茸佛爺，牧業社把旗子升起來了，讓尕布藏他們定居蓋房子是誰答應的？是誰答應的？噯？”

拉莫茸依然不安地捻着他手裡的佛珠。多爾吉咆哮起來：“拉莫茸佛爺，你是副州長，你把我多爾吉的草山送人情！試辦牧業社你也答應，如今他們要在我的草灘上蓋房子搞定居，你又裝好人送人情了！你說這不是要永遠占有我的草山嗎？”

拉莫茸：“唉！大千戶，現在世道不同了，抬步走路都得小心啊！弄不好人家就是批評呀，檢討呀，纏個不清；再說人家弄不弄就把老百姓領來，堵的我們沒話說，唉……你我都是有身份的人，要顧點面子呀！”

“解放後，老百姓得寸進尺，你老讓着他們，那成了誰的天下啦！”多爾吉說着一激動，牛踢過的地方痛的他唉喲了一聲：“人倒了運走平路都栽跟頭，……可你……”

“大千戶。”拉莫茸也伤感地打断多尔吉的話，說道：“万馬書記和王科长給百姓出主意搞这搞那，你能反对嗎？要不是王科长，誰能想出定居盖房这桩事！”

多尔吉：“哼！我要把草山要回来，要是讓他們升起这面紅旗，整个黃仁都会叫染紅的……。帳篷里的事不能由着他們胡来，他們还要上天哪！”

拉莫茸再也忍受不住，发作地：“大千戶！”忽而平心靜气伤感地說道：“大千戶，你以为我的日子比你好过嗎？我的牛羊不比你少……，可也……唉……人家把火越烧越大了，你不要再給自己身上抹油了，叫他們盖吧……”然后又胸有成竹而自信地說：“刚才那封密信說西藏派来的人已经动身了。以后就有办法了，你的草滩他們夺不去，还会給你些不花錢的房子……”

“西藏来人？”多尔吉惊讶地問。

拉莫茸：“对，馬司令要来，在沒来以前，有件事要你赶快办一下。这不光是为了我，大千戶，把人拉过来，牧业社的活就得停工，对你大千戶也有好处。”

五

牧业社的定居工地上。

一片忙碌景象，木工做着門窗、大梁，土工在挖土打牆；另一些人从北山根往工地背着石头、石板……

紅星牧业生产合作社的紅旗，临风招展。紅旗下，正在牆头打夯的尕布藏抬起头来擦擦头上的汗珠。

周医生也在渠边为社员们看病，秀什吉在一边给她帮忙。

王科长从北山根背来两块石板，怀里抱着从山上移来的花木……

扎西一边垒着木料一边高兴地说：“定居了，生产技术一改进，咱们的牲畜一年翻它一番没问题；那时候生活一提高，我做上一件毛料褐衫，把肥壮的牛羊赶到北京去，叫毛主席看看。”

尕布藏笑了笑逗趣地说：“听说北京热的很呀！”

扎西说：“那咱们不会冬天去吗……”

众人被逗的轰然笑了。也有几个干活不起劲的人，一下不接一下地干着活。正在做木活的然洛沉默着不动声色。另外几个牧民看了他一眼，也叹了一口气，无精打采地干着活。中牧沙玛才让最不起劲，坐在一边吸着烟。

然洛对沙玛才让说：“盖了房子再也不怕风雨了，人有个牢靠的地方是个好事呀，我再也不用替我儿媳妇生孩子操心了，可这两天我看大千户的臉色不对劲，说不定要出事啦……唉……”

沙玛才让磕了磕烟锅：“是啊，过日子可真难呀……”

然洛忧愁而担心地看了看无忧无虑地愉快地劳动着的社员们叹了一口气。

工地上男男女女挖土挑战，一片欢笑声、歌声。秀

什吉高兴地說：“社主任，这样好的主意，給咱們多出些，好早点到社会主义呀！”

扎西站在木料堆上：“咱們穷牧民一入合作社，就象长上翅膀，唔地就飞起来啦！”說着出了一个洋相。

王科长栽好了花树，望着扎西笑了笑，又去背石头。

这时正在給多尔吉放牛的夏毛从山角下走过，尕布藏逗趣地对身边的扎西說：“扎西，你看夏毛多漂亮，是个好姑娘，和你成个家，給咱們社也多添一个人……”

众笑。

扎西：“哼！那个落后劲，解放了这么几年还情願給多尔吉当长工；連社也沒入！”

夏毛却笑着走过来，羡慕地和众人打着招呼：“你们都是鹰啊！……”

尕布藏：“夏毛，你呢？”

夏毛难过地低下了头，然后又抬起来：“快和你们一样啦？”

才仁錯走到夏毛面前，見夏毛眼里滚落着泪花，便問：“夏毛，又挨打受气啦？”

夏毛难过地扭身欲走，才仁錯把她的胳膊一拉，只听夏毛唉哟了一声，便忙把她的胳膊拉出袖子一看，上面有血淋淋的伤痕。

夏毛內心的痛苦再也忍受不住了，伤心地說：“才仁錯，昨天我到你们牧业社看了看，……他……就狠狠打

了我一頓……”

才仁錯同情地叹了一口气对周医生招了招手。周医生就走过来給夏毛的伤口擦了一些药水，包扎起来。

多尔吉、托巴、护卫的馬騎，一溜烟地跑过草原。

夏毛望着托巴等人，胆怯地悄悄溜走了。

托巴在定居工地上勒住馬，耀武揚威地大声喝道：

“喂，尕布藏！县长大千戶多尔吉的命令，派你們都到龙茵寺修馬圈去；为了咱們黃仁的平安幸福，过几天，西藏有大活佛到这里来讲经；有馬有枪的都准备好，大千戶要組織仪仗队去迎接大活佛；沒馬沒枪的馬上到龙茵寺去修馬圈去！誰敢违抗命令，就罰誰的款子！”

众大惊。有些慌乱。沙瑪才让和然洛胆怯地連連向托巴点头。

尕布藏威武地站在墙头上語气緩和，但却沉着而有力地說：“托巴，这可是新社会，你們好意思下这号命令？再說牧业社剛成立，活又多，劳动力还不够用呢。”

多尔吉：“什么？尕布藏，你过来！”

才仁錯护住尕布藏，扎西也搶上前去，众人騷动，然洛和沙瑪才让吓得直出冷汗。

尕布藏見然洛和几个牧民有点害怕，自己跳下墙头挺身走出人群，理直气壯地站着。頭頂上紅旗飄舞。

多尔吉喝道：“是我多尔吉的百姓，都給我站出来！”

扎西：“不！誰也不是你的百姓！”

众人扰动，然洛战战兢兢地走到多尔吉的面前，想

說什麼又沒說出來。接着沙瑪才讓和另外幾個人也站了出來。扎西欲攔然洛等。

“只要自己願意去的都可以去！”尕布藏忙制止住扎西，然後對多爾吉說：“多爾吉，你是人民政府的縣長，派我們去替龍崗寺修馬圈，可也不是這麼個派法呀！”

托巴：“尕布藏！……”

多爾吉以手勢制止托巴，對尕布藏說：“我問你們，你們是什麼人？嗯？”

尕布藏：“你說呢？”

多爾吉：“你們都是我的奴才，哪怕你們的活停下不干，馬圈非要修出來不可！誰要不聽我的話，就把贖身費交出來；交不出來，馬上就得跟我干活去！”

眾人吃驚：“什麼？”

尕布藏依然平心靜氣地說：“有事我們再商量，話可不能這麼說呀！”

然洛吓得暗暗扯着怕事的沙瑪才讓，直往人群後面躲着。

多爾吉蠻不講理地揮着馬鞭子：“尕布藏，你今天不給派人，我要剝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把你光着身子趕出部落去！”

眾人護着尕布藏：“你敢！”

尕布藏也忍無可忍地直瞪着多爾吉：“多爾吉縣長，我們跟你講理，可不是怕你，別吓唬人。”

“大戶，我……我們去……”然洛想調解一下，但

又害怕地沒把話說完。

秀什吉担心地看了才仁錯一眼。

才仁錯沉着地走到多尔吉面前，依然平心靜气地說：

“县长，你給拉莫茸副州长說，如今社里的活正忙着，过几天把房子盖起来，哪怕多去几个人修馬圈也可以，可是，你們要按入按工出工錢的，請你給副州长說說吧。”

托巴：“什么？工錢？”

众人中多数人：“对！工錢！”

多尔吉：“替拉莫茸佛爷修馬圈，替我多尔吉干活，还要工錢？这是誰定的規矩？”

扎西冲出：“这是牧业社的規矩！”

多尔吉依然蛮橫地吼着：“哼！住在我多尔吉的草山上，就得按我多尔吉的規矩办事！”

尕布藏：“你是县长，要讲道理！”

“好啊！”多尔吉更加激怒地掏出手枪逼着尕布藏吼道：“尕布藏！……你自己給我把牧业社的旗子扯下来！”

尕布藏毫不畏惧反而挺胸逼近多尔吉，以頂天立地的气魄冷笑了一声說：“你命令我嗎？……多尔吉，我問你，你眼里还有国法沒有？”

多尔吉反而在尕布藏逼上来时退縮了几步，最后急乱而凶惡地举起手枪，但又不敢真的向尕布藏射击，只好向天鳴射，咆哮着：“这就是道理和王法，托巴，你去給我把牧业社的旗子扯下来！”

托巴和武装卫士們象恶狼一样扑去扯紅旗。尕布藏和社員們护旗，漸漸包围起多尔吉，几乎扭打起来。尕布藏象巨人一样挺立在众人中間。

正在背石头的王科长聞声，扭头向响枪处一看，放下石头跑去……

托巴見王科长赶来，暗暗对多尔吉示意。多尔吉望了望王科长和面前社員們的铁铤、木棍和憤怒的眼睛，恶狠狠地瞪了尕布藏一眼，自开后路地說：“好，尕布藏，以后走着看！”

多尔吉等借机溜走了。众人嘩然一笑。王科长赶来，目光和尕布藏相顾。

尕布藏望着远去的多尔吉等人，对王科长說：“哼，西藏要来什么活佛，要派我們的人去修馬圈，組織仪仗队……”

“来活佛？”王科长思索起来……

六

傍晚，峽谷里一大群牛驮，一群馬騎；牛驮着象是装经的木箱，看起来十分沉重。

一个喇嘛装束的大管家，在馬上窺視着地形。他是蔣馬匪帮的少將軍官馬乙奴，解放后漏了网，隱藏在什么寺院里改名天且管家；現在把滿臉的胡子都刮淨了，儼然是一个从西藏寺院中来的管家模样。他走着……走着……